

# 海防前綫的廈門

廈門日報資料組編

# 海防前綫的廈門

## 廈門的新生

廈門屹立在祖國东南海防的最前綫。它是國防的重鎮、對外貿易的良港、華僑出入國的門戶、鷹廈鐵路的終點。隨着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突飛猛進，它的面貌正日新月異，變得更加生氣勃勃、年青而美麗了。

一九四九年是中國人民革命取得偉大的勝利、中華人民共和國奠都北京的一年。廈門就是在這一年的十月十七日回到人民的懷抱里來，二十萬人民開始擺脫了黑暗統治，獲得了新生。從此，它負起了捍衛祖國东南海上大門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。

正因為廈門與金門和台灣僅一水之隔，遭受到封鎖和騷擾，特別在過去一段不短的時間內，廈門幾乎日日夜夜在警報聲和炮聲中；就在这激烈的鬥爭中，涌現了無數的英雄模範人物，如名聞全國的民兵隊長鄭明華、海防前綫郵遞員郭再興、勇敢檢舉特務的家庭婦女陳麗華等，都是我們祖國的好兒女，他們勇敢、機智的事跡，被千萬人傳誦着。他們都曾經上過北京，會見了毛主席。

我們英勇的廈門人民，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一邊與敵人進行激烈的鬥爭，一邊醫治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創傷；同時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社會改革和城市建設。

廈門解放以後，經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，舊面貌已完全改觀，新的社會風氣逐漸樹立起來。封建勢力已經完全消滅，流氓分子也改造了過來，反革命分子也基本上肅清了；至於舊社會遺留下來大批失業的人，人民政府正在逐步安置。解放以來，光失業的知識分子，就有三千七百多人得到就業的機會；而那些被舊社會遺棄的人們——游民、妓女、丐、流浪兒童，也都全部加以收容和改造，使他們走上新生的道路。

一九五六年的春天，在廈門，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排山倒海，浪頭一個接一個；從市區到郊區，從大街到小巷，千家萬戶大門敞開，千廠萬店披紅掛綵，人人歡天喜地迎接着社會主義的到來。

在那春光明媚的季節里，廈門市的農業和漁業全部實現了合作化；手工業者一齊奔向共同富裕的合作化的道路了；資本家也敲鑼打鼓歡迎社會主義改造，全部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了。

廈門的社會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起了根本性的變化，人剝削人的現象正在走向消滅的過程中。

廈門解放的七年間，由於國民經濟的發展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偉大成就，舊廈門那種“道路不平，電燈不明”的現象已經根本消滅，並且新建了許多工廠、學校、醫院和招待所，連荒山和臭水池都變成了優美的風景區。

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波濤洶湧的廈門海峽和杏林港

wh

灣，已經筑起了兩條長達十華里的海上長堤，把廈門島和大陸連接起來，使海上孤島變成半島。這種千古未聞的移山填海的奇蹟，我們前人不能做到的事業，只有在毛澤東時代才會出現。如今，廈門鐵路火車可以飛馳過海峽，進入廈門市區了。

廈門市解放以來，人口比過去增加，區域也擴大了。據解放前（一九四六年）人口調查統計，全市只有二十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人，現在已有二十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九人，比解放前增加了六千七百九十九人。而行政區域也曾重新調整，原屬同安縣轄的集美鎮，於一九五三年劃歸廈門市管轄。現在，全市有思明區、開元區、鼓浪嶼區、禾山區和集美鎮。這些人民政權的基層組織，在各種政治運動中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，從而使人民民主政權更加鞏固。

今天，廈門正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飛躍前進。

### 山川概貌

廈門島碧海環抱，處處都是水波蕩漾，四季如春，花木長青，呈現出一片南國富麗的景色，是祖國南海上的一个花園城市。

廈門位於北緯二十四度四十分，東經一百一十八度。全島東西長約十一點五公里，南北長約十三點五公里，是由火成岩生成的。它居於香港與上海航綫的中心，跟台灣和澎湖僅僅隔着一條台灣海峽；毗鄰漳州、泉州兩市，遠通日本、菲律賓和

南洋群島，為海道交通要衝，也是我們祖國東南良港。因為它的港灣深廣，礁石甚少，水深達二十多公尺，潮水退落時也有十七點八公尺，萬噸巨輪可以隨時進出。

廈門的周圍島嶼星羅棋布，東面與金門、烈嶼（即小金門）隔海對峙，南面臨着南太武和青嶼，西接寶珠、高浦，北橫泗洲，西南有鼓浪嶼、嵩嶼隔岸相望，共有大小島嶼數十個，象星星伴隨着月亮，拱衛着廈門。

在廈門島上，東北、東南部都是丘陵地帶，洪濟山矗立其間，峭拔聳秀，山上有雲頂岩，海拔三百三十五公尺，是島上最高山峯，嘉禾山脈就是發源于此。洪濟山西南有金榜山，西北有薛嶺；從洪濟山迤邐西南而下，有碧岩山和帽山巍然屹峙，崗陵重疊，山嶺起伏十餘里；過了東坪山、獅山，繼續西行而至虎頭山。廈門的南面有五老山，山腳下有著名古剎南普陀寺；而靠近海濱有胡里山，山上原築有炮台。

在廈門市區邊緣的筓筓港北岸，有狐尾山、七星山，過虎仔山而至仙岳山，拔海二百多公尺。西面有雙獅山、木頭山圍繞着，山峯重疊，綿延數里，成為筓筓港西北岸的屏障，勢甚雄壯。再從仙岳山走向西北，越過烏石浦即有田山突起，拔海一百五十公尺。市區臨海有一座望高山，聳立在水仙宮後，人們稱為望高石。

廈門這些綿延的山嶺，大部分面臨海洋，雄偉壯麗，氣象萬千，不但是廈門的屏藩，同時有許多名勝古迹就在這些山峯之間。

廈門的西北部地勢稍平，這塊平原可耕的面積只占全島的百分之十五左右。中部有筓筓港和鐘宅港。筓筓港長約五公里多，寬二公里多，海潮可漲到禾山区的江頭鄉。鐘宅港靠近五通，長約五公里，寬不到一公里，潮水可漲到金水橋。

廈門市區在島上的西南面，面前橫貫着一條波光閃閃的鷺江，市區範圍面積僅五點四平方公里。

廈門有許多小河流、小湖泊，素有“八河十一溪”之稱，但這八條河流有的早已填平建起了樓房，有的因年代久遠、泥沙淤積而湮沒了。現在僅有廈門港的關刀河，中山公園里的魁星河、鹽草河和東岳河。這三條河在建築中山公園的時候，已經貫通連成一片，成為公園里的池沼。

廈門的十一條溪流，從洪濟山發源的有龍舌溪。這條溪經過禾山的潘宅而流入海里。蓮溪亦發源于洪濟山，經禾山蓮板社流入筓筓港。樵溪發源于獅山，曲折西流，經天界寺匯集水磨坑溪，並與西姑嶺之水經百家村（即深田內）而流入中山公園的池沼，然後向海里流去。從東坪山西姑嶺發源的前后溪，是由文灶社經金榜山後而流入筓筓港。港口溪也是發源于東坪山，經過厝上社、曾厝垵流入廈門港。虎溪發源于玉屏山，匯注于中山公園的池沼里轉流入海。雙溪發源于白鹿洞，流入市區的霞溪再流入海。

這些溪流僅可供灌溉農田，不能行舟，在解放前，因為國民黨政府不重視農田水利工作，年久未曾疏浚，河床泥砂淤積，當雨季到來時就泛濫成災，天旱時幾乎全都干涸。解放以

后，人民政府即着手兴修水利，整修和疏浚溪流，使这些溪流不因多雨而成灾，或因天旱而缺水，为民造福不少。

### 四季如春

廈門位于北緯二十四度四十分，地处溫帶，它的西南部濱海平原，东北部丘陵起伏，气候溫和，雨量充沛，屬亞熱帶的海洋气候型。

当夏季到來的时候，南風或东南風从海洋上輕輕地吹拂而來，潤湿而又凉爽，生活在这里的人們，并没有炎夏盛暑之感。而冬季的北風或东北風从祖國大陸呼嘯而來时，因为东北部山嶺橫阻，受了地势和海洋气候的影响，冬天并不寒冷，僅比較干燥些。但在夏秋之交，时常受到太平洋上台風的侵襲。

廈門春、夏、秋三季都是高溫，冬令時間短促。最高溫度是攝氏三十六度，最低溫度不下于六度，每年溫度平均为二十二度，七、八月的溫度最高，平均为三十三度，一月的溫度最低，平均也有十度。終年沒有霜雪，四季如春。人們說廈門沒有冬天，并非言过其实。正因为它在一年四季中，除了一月分的气候稍为冷一些，其余的日子都象春天一样溫暖，空气湿燥也很勻調。誰不知道：当北方河流开始冰冻、天空雪花飛舞的时節，廈門还是風和日丽，处处鮮花盛开，爱好游泳运动的人們，仍浸在海濱浴場和淡水游泳池中嬉水。同时每年廈門的春天也來得特別早，正是殘冬未尽，而早春已經來到桃李枝头了。

廈門雨量充沛，每年大約在一千五百公厘以上。春夏之交多梅雨，而夏季風到來時，即進入雨季，五、六月的雨量最多；到了秋季，太平洋上的台風時常帶着暴雨襲來，僅冬季的雨量較為稀少。

## 廈門歷史回顧

廈門背靠祖國大陸，面臨台灣海峽，在歷史上一向是軍事要港，成為我國東南海疆的國防重鎮；同時是對外通商要冲。

廈門——這個從海底火成岩生長起來的美麗海島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是白鷺棲息的地方，而島的形狀又活象一只白鷺，所以後來人們就把這個海島稱為鷺島，又有人把它稱為鷺江。一直到現在，這個美麗的傳說，還流傳在廈門人民之間。

在宋朝太平興國時代，因為島上種的稻子，有一莖數穗，成為豐年的美談。因此，當時人們又把這個島稱為嘉禾島，又名嘉禾里。這是“鷺江志”所載的。

一三八七年（明朝洪武二十年），明朝統治者為了防禦倭寇入侵，派江夏侯周德興在島上建築城堡，號廈門城，廈門的名稱因始於此。其後，葡萄牙、荷蘭和西班牙殖民者，相繼來侵，要求通商，廈門對外貿易從此開始。一三五四年至一五六〇年間（元朝至正十四年至明朝嘉靖三十九年），倭寇擾掠頻繁，廈門成為侵略者覬覦的地方，因此，明清歷代，都在這裡駐屯重兵。



明末清初，民族英雄鄭成功，曾率兵駐守金門、廈門兩島，把原名“中左所”的廈門改名為思明州，舉起“抗清復明”的義旗，反抗清朝反動統治，在島上辟建演武校場和水操台，訓練海陸軍，並且以金、廈兩島為基地，誓師橫渡台灣海峽，從帝國主義者手中解放祖國的領土台灣。

在一八四〇年——一八四二年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日益囂張，鴉片戰爭的烽火瀰漫東南半壁，英國帝國主義侵略軍，進攻廣東未逞，矛頭轉向閩浙沿海，屢犯廈門，當時抗英名將陳化成、鄧廷楨率部堅守廈門，大敗英國侵略軍，保衛了祖國的領土。

後來，清朝統治者腐敗無能，鴉片戰爭失敗後，與英國帝國主義簽訂“南京條約”，廈門與上海、廣州、福州、寧波同時被迫開放為五個通商口岸。從此，廈門門戶洞開，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，接踵侵入。廈門遂淪為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，廈門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，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。但是，廈門人民同時也開始了反對帝國主義、反對侵略的鬥爭。

英帝國主義先占廈門港南校場等地，後改島美路至新路頭接連海後灘一帶為英租界。這時廈門人民曾掀起了反英運動，是為“海後灘事件”。一八九九年（光緒二十五年），清朝統治者出賣廈門虎頭山一帶為日本租界，當時廈門人民曾舉行全市罷市，堅決抗議，展開了反日鬥爭，成為“虎頭山事件”。一九〇四年，昏庸的清朝統治者，竟割讓鼓浪嶼為公共租界。但廈門人民的反帝鬥爭，一直沒有中止。

辛亥革命勝利(一九一二年)，清朝封建統治被推翻了，廈門即宣告獨立。響應革命政府的號召，各界組織自治會，曾改設思明縣，後改為思明府。一九一三年府制廢除，仍舊設縣。一九三二年偽福建省政府決定籌備設立廈門市，到了一九三三年八月，十九路軍在閩聲討蔣介石政權，才正式設立廈門市。一九三四年以後，廈門曾一度改為特別市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，廈門地處海防前綫，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逃，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被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占，廈門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者蹂躪下，熬過了七年多的黑暗生活。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，廈門人民歡慶光復，以為從此可以重建家園，安居樂業。可是，勝利後，美帝國主義者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者，把它的魔爪伸入了廈門。國民黨政府不但沒有治愈戰爭的創傷，反而把廈門弄得一片烏煙瘴氣，人民怨聲載道；同時還釋放了大批漢奸，豢養了大批特務、流氓，殘害人民，屠殺進步人士和革命志士。使廈門人民重遭浩劫，再度陷于痛苦的深淵。

可是，富有愛國革命傳統的廈門人民，配合着全國解放革命運動和閩南、閩西以及粵東根據地的游擊戰，堅持了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。當時廈門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此起彼落，成為東南沿海民主革命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。

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晚，戰無不勝的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，強渡廈門海峽，躍登廈門島，把蔣介石集團和帝國主義反動勢力一齊趕了出去，廈門才于十月十七日回到了人

民的怀抱里來。

## 海上花園鼓浪嶼

与廈門僅隔着一道不寬的海峽——鷺江，有一个小島飄浮在碧藍的海中，象一朵出水芙蓉一樣美麗，幽雅清秀。這就是聞名國內外的，万年无落雪、四季有花開的海上花園——鼓浪嶼。

鼓浪嶼環境恬靜而幽美，風景秀麗而多采。島上生長着亞熱帶的奇花異果，一片蒼郁的樹海，掩映着許多豪華建築，紅、白色的屋頂，在綠蔭中若隱若現。一年四季，清晨与黃昏，晴朗的白天或皎潔的月夜，它變幻着各種不同迷人的色彩。

鼓浪嶼面積十五平方公里，島中有升旗山，向人們報告輪船進口或台風來襲警號；西有筆架山，最高峯是龍頭山，与廈門的虎頭山隔岸對峙，勢甚雄偉；因為山的外形象龍虎，就傳說一龍一虎把守廈門港口。龍頭山麓有一座日光寺，已有几百年歷史了。龍頭山的頂峯，便是鼓浪嶼的名勝日光岩。這裡有明末民族英雄鄭成功建造的、為從帝國主義手中解放祖國領土台灣而訓練水兵的閱操台，有那波光濤影蔚為奇觀的廈門八景之一的“鼓浪洞天”。日光岩下有一座延平公園，這是人們為紀念延平郡王鄭成功的英雄業迹而修建的。

當你登臨日光岩頂峯，欣賞名勝、憑吊英雄遺迹的時候，放眼眺望，風光秀麗的和平城市——廈門，靜靜地躺在海上，那廈門港上的陣陣漁舟，鷺江上的點點白帆，齊入眼底，它会把

你引入詩情畫意的境界，因而更覺得祖國錦綉江山如此多嬌！

可是，远在五十多年前（一九〇四年），这座海上花園，象孩子离开了母親的怀抱，被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日等帝國主義割据为公共租界。它們橫蠻地設立了工部局和巡捕房，压迫和奴役中國人民。从此，鼓浪嶼变成为帝國主義殖民地；成为帝國主義者、買办洋奴、官僚政客、特务流氓的“樂園”；成为帝國主義对福建進行經濟掠夺、文化侵略和特务活动的大本营。在这个僅僅兩万多人口的彈丸小島上，創辦了八所男女中学、九所小学和幼兒園、四所医院，作为文化侵略和灌輸奴化思想的溫床。那时，廈門港口，帝國主義的軍艦傲然進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那些窮凶極惡的水兵，經常在鼓浪嶼街头橫冲直撞，酗酒滋事，侮辱中國人民。帝國主義者在島上留下了許多侵略中國的罪迹。

一九四九年秋天，鼓浪嶼回到祖國的怀抱，才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樂園。过去那些由劳动人民親手建造起來的，而为帝國主義者、買办洋奴、官僚政客、特务等所享受的豪華別墅和花園，現在都屬於劳动人民；那些被帝國主義利用作文化侵略和灌輸奴化思想的学校和医院，都成为我們國家培养建設人材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場所。

鼓浪嶼回到祖國怀抱的七年間，变得格外美丽了。人民政府已經把那些破損不堪、坎坷不平的柏油路重新澆鋪，清疏和修建了排水系統，新建和擴建了学校校舍、医院病房和人民体育場，整修了日光岩、延平公園、菽庄花園等名勝古迹。昔日

坍塌的亭榭、荒蕪的花園，如今顯得更加綺麗了。有些地方，今天已經成為勞動人民在假日游賞和憩息的好地方。

那些過去屬於統治階級的別墅，都大加修飾，先後設立了七八個設備相當完善的休養所和招待所，專供終年辛勤勞動的人們前來這裡休養。每年有大批來自海外的華僑到這裡參觀游覽；有成百上千的英雄模範、先進人物來這裡愉快地度過他們的休息生活。

鼓浪嶼的夏天特別吸引人。因為這裡有天然海水浴場，有蒼郁的叢林；加之海風習習，氣候涼爽。廈門市少年夏令營和教工之家，都在這裡開展豐富多采的暑期活動。

每當潮漲的時刻，海濱浴場和水上運動站上，成百上千的男女，穿着五顏六色的游泳衣，愉快地跳入碧波，與海水搏鬥和嬉戲，翻起了朵朵白色的浪花。

這裡特別應該提到的是，鼓浪嶼雖處在海防最前綫，與蔣軍占據的金門島僅僅一水之隔，常常可以聽到隆隆炮聲，但這裡的一切仍然顯得那麼恬靜。特別是當落日掛在西邊遠山的一刻，平靜的鷺江上，微微閃動着萬道金光，三五遊艇在明媚水波上輕划，形成了鷺江美麗的黃昏；而這時對岸的廈門正是華燈初上，悅耳的歌聲處處隨着海風飄蕩。此時，生活在這幸福環境里的人們，對守衛在海濱的海防戰士和巡行在大海上的海軍們，感情分外激動。

鷹（潭）廈（門）鐵路已經全綫通車了，鼓浪嶼已經打扮得更加漂亮了，它正張開着雙臂，歡迎來自祖國各地的嘉賓。

## 廈門在建設中

廈門在炮聲中進行和平建設，它隨着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日千里而躍進，正以新的面貌呈現在人們的眼前。

當你乘着鷹廈鐵路的火車進入杏林港灣的時候，首先映進你眼簾的，便是那宏偉壯麗的海上十里長堤靜靜地橫躺在碧波之上，和集美學校一幢幢白壁紅瓦的新建築物，星羅棋布在潯江之畔。

當你在廈門火車站下車的那一刻，你將不能不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而激動：這裡，原來是山丘起伏、累累荒塚的靜寂的農村，如今，它已變成了一片平地，出現了巨大的站房和許多倉庫、宿舍，變成廈門對大陸交通的樞紐、日夜繁忙的火車站。再從火車站沿廈禾公路走了不遠，你可看到在公路旁臨海的一片平原上，正在興建的廈門新工業區，密密麻麻的腳手架象森林一般。廈門罐頭廠、化工廠、電池廠和酒廠等的新廠房，有的已經基本完工，有的正在緊張地施工，一支支高大的煙囪高聳入雲。這種新的建築物，在廈門市區正在一年比一年增多。新建的工廠、學校、醫院、工人宿舍和公共娛樂場所，如雨後春筍一般，從平地上不斷地建築起來。

不論白天和黑夜，人們可以不斷地聽到轟隆巨響，但分不清是工人采石的爆炸聲或者前沿陣地的炮擊聲。廈門就是在这

种环境中進行建設。

## 修建馬路和下水道

廈門城市建設的成就尤為突出。解放七年來，人民政府在修建馬路、下水道、碼頭、水庫等方面的開支，就達二百二十多萬元。

人民政府新修建和翻修的道路，全長共有三十一萬七千多平方公尺。等於解放前國民黨政府在五年中所修建的道路的十二倍半。有路名可查的就有六十條，從市區到高崎的廈禾公路，已經徹底翻修，改成級配路面；廈門最大的一條馬路——中山路，和通往市郊的廈禾路都澆鋪柏油路面，其他也都全部經過翻修。過去坎坷不平的馬路，已變成了平坦的康莊大道。

在修建馬路的同时，並修整和疏浚了河道，使廈門“有水皆清，變禍水為利水”，使溪流點綴風景，使河水為生產服務。人們可以看到中山公園等處的碧水清流，已成遊人賞心的景色；也可以看到市郊的農田水利，已成為丰收的主要保障。

當人們走過水泥築成的霞溪路，總不會忘記，這原為一條陋巷，霞溪從這裡流過，污泥淤積，成為廈門幾百年來有名的臭水溝。象北京的龍須溝一樣，現在它也完全改觀了。人民政府新开辟了這條霞溪路，不久，它還要向兩邊伸展，一邊通到雙十路，另一邊通到廈禾路，成為橫貫廈門市區中心的第二條最大的新馬路。

過去廈門市區下水道的排水系統極不合理，溝道高低不

平，溝管大小不一，又因为年久失修，許多溝道塌陷，淤塞不堪。如关刀河一帶，部分明溝已变成了一个个可怕的陷阱，做父母的人都不敢讓孩子跑到那里去玩。許多下水道不僅不能起排除污水的作用，反而变成藏污納垢的地方。每当雨季到來的時候，全市低窪地区普遍積水，特別是那些偏街小巷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更为嚴重。如在福茂宮、福河街、霞溪路和关刀河一帶，污水橫流，每每積水盈尺，往往要經過几天后污水才能全部退落。交通为之断絕，这里的居民竟成了“水上人家”。碰到了晴天，經太陽一晒，污水臭气四溢，蒼蠅滿天飛；一到晚上，又成了蚊虫的世界，蚊虫甚至会冲入人們的嘴里。解放前，廈門發生的几次流行疫病，都是从关刀河等地的下水道傳布出來的。

解放后，这些地区的下水道，經過修建和疏浚，居民們又組織衛生小組，街道弄得干干淨淨，从此再沒有發生过疫病。

人民政府在解放后修建和改建的全市下水道，長达十一万三千多公尺，比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在五年中所修建的还要多三倍六。一九五六年又完成了全市下水道的地形測繪，并已着手修建新的下水道系統，这些工程完成后，廈門的城市环境衛生將進一步得到改善。

### 移山填海筑長堤

“愚公移山”和“精衛填海”是我國兩個古老的美丽的神話。但当我们看到橫臥在廈門海峽的廈門海堤和杏林港灣的集



美海堤，这些神話，今天已經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。

廈門是一个海島，和大陸相隔一道廈門海峽。过去交通不便，人們要从大陸到廈門島，必需乘船搭渡，从集美过海到高崎。但每当遇到暴風雨的时候，驚濤駭浪常常造成翻船复舟的慘劇。多少年來，閩南人民和愛國愛鄉的華僑，盼望在廈門海峽建筑一座大桥，而当时的反动政府却假借人民的这个善良的愿望，說要从廈門的五通到同安的澳头筑一座大桥，向当地人民和海外華僑搜刮了不少錢財，結果造桥的消息却杳然消逝了。

廈門解放以后，人民政府就筹划在高崎——集美間建筑一条長堤，并着手進行勘测和鉆探。在祖國第一个五年計劃实施的第一年，即一九五三年六月間，这个偉大的工程开始动工了。近万員工在廈門海峽兩岸投入了緊張的战斗。

“叫高山低头，使海水讓路！”建筑海堤的成万員工就是以这种英雄气概和大自然進行搏斗的。

一千多个采石工人，在廈門港蜂巢山、海澄的打石坑等周圍数十座荒山和小島上，举起鋼鏟和鉄錘，辟开頑石，進行“移山”工程，把这些荒山和小島削为平地或劈去大半。板車工人拉着滿載石头的車子，一天來來去去跑一百多里崎嶇的山路，把一塊一塊石料运到海濱工地，再由船工們搬到木船上，趁着潮水开到海峽，然后把石头拋到海里，進行“填海”工程。他們就是这样在峭峻的高山上和波濤洶涌的大海中，冒着夏天的炎陽和冬天的寒風，使用簡陋的工具，日以繼夜地跟頑